

10 「看」和「看見」杉田玄白和日本医学的视觉革新

栗山茂久

杉田玄白的(1733-1817)『解体新書』(1774)是日本文化史上的轉捩點——這是人所共知的。作為日本最早期翻譯人體學的書籍之一、『解体新書』代表了兩個劃時代的發展。第一、『解体新書』推動了日本醫學的現代化。它不但向傳統醫學展示了前所未知的人體構造、而且更基本地提出要從解剖學的立場來研究人體。第二、『解体新書』開創了蘭學、從而引進了對現代日本最具影響力的西方語言和科學。『解体新書』是重要的文獻、自然有很多人研究過。可是我今天想從一個新的角度來看它。我想從現代化和視覺經驗之間的關係上來研討這本書。

在『解体新書』的序裏、杉田玄白一再強調「面目を改める」——翻譯成中文可以說是「改面目」。玄白說、『解体新書』可以把人體構造解釋得清晰明瞭、可以使人們對人體構造的理解達到一個前人所不知的境界。但他又特別指出這種境界是要「改面目」以後才能達到的。否則、不論『解体新書』把人體解釋得怎麼清楚、要是不改面目、人體構造還是沒辦法理解的。

對玄白來說、改面目不但是從東方醫學轉移到荷蘭醫學的必然結果、而且是這種轉移的必須條件。改面目也總結了玄白堅決相信的過去和現在是截然不同的兩個世界的觀點。可是在我們看來、這個觀點卻啓發不少問題。改面目到底是什麼意思？過去和現在的世界到底怎麼截然不同？下面、讓我先討論改面目的問題。

一直以來、研究玄白的學者都認為「改面目」的意義是在於確定人體學為醫學的基根這一點。這種看法有一定程度的正確性。玄白在他一篇晚期作品之中、說到他是怎麼領悟到從事醫學必須要破除舊的錯誤、和採納新的觀點。玄白又說他自己是在破舊迎新之後、才明白到真正的醫學是荷蘭的醫學。為什麼真正的醫學是荷蘭的醫學呢？玄白認為醫學的根基是建立在對人體內在和外來的構造的詳盡理解上、是建立在對人體實事求是的認識上。這正是荷蘭醫學的原則。只有把這種實事求是的精神作為醫學的出發點、新醫學才能在日本發達起來。換而言之、玄白之所以認為荷蘭醫學是和中國、日本傳統醫學完全不同的真正醫學、就是因為荷蘭醫學是以解剖學為出發點、以分析人體構造為根本。所以改面目的精要、就是要用解剖學的實事求是的眼光來研究人體的結構。

這兒出現了一個問題。玄白說要用解剖學的眼光來研究人體的結構、但是解剖學的眼光是什麼眼光呢？這是日本醫學史上沒有解答的問題。學者們都認為玄白的醫學改造是提倡、採納解剖學的實事求是精神。但是沒有一個問過什麼眼光才是解剖學的眼光。然而理解這種特別的眼光却是我們必須面對的課題。要理解玄白的改面目、我們一定要進一步探討這個所謂「解剖學的眼光」的特點。因為只是以為解剖學就是把人體切開、看看裏面是什麼樣的是不足以讓我們理解玄白的改面目的。

玄白固然知道解剖學並不是西方國家興起的學問、解剖人體也不是只有西方醫生才實行的。在中國遠在『漢書』裏就有解剖人體的記載。在日本方面、當時日本流傳的人體圖解是從中國傳入的。這些圖解是根據宋朝的解剖制成的。『解体新書』面世15年以前、古方派的代表者山脇東洋(1705-1762)就對這些早期解剖結果有疑問。因此他自己參與了一次人體解剖、並且在1759年發表了他的見解。但是玄白認為他沒有任何突破性的見解。不久之後、幕府的醫官岡田養仙(1722-1797)和藤本良泉(1703-1769)也解剖了七八具人(屍)體、但由於「沿用舊習」、所以也是毫無見解。玄白指出雖然中國和日本歷代的醫生都討論過人體內在的器官和骨骼、

「這些醫生將人體剖開、觀看內臟的時候、他們的眼光在根深蒂固的錯誤的影響下已經

定型了。当他们发现眼前的人体内臟骨格跟当时人所相信的有差异的时候、只徒然增加他们的疑惑。。他们无从分析自己看到的人体内臟骨格、只是感到眼前一片模糊。」

玄白认为传统医学失败的原因是在观察上的失败。早期的医生曾经关注到内臟、也解剖过人体。但是当把他们把人体切开、观看内臟骨格的时候、他们却没有看到玄白看到的。这是因为他们观察眼光上的分别。这种不同的观察眼光把玄白和前人划分成两个世界。这就是玄白所谓的现在和过去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解体新书』把解剖学带入了一个新的世界。玄白绝对肯定他自己是属于现在的世界的、是头脑清醒而且目光锐利的。不像以前的人、让他们的头脑、眼光被旧的观念所蒙蔽、以致看不清眼前的事物。玄白批评他们是「耳目都被污习所惑、所以不能拨开云雾见青天。」

玄白对旧观念的批评是非常严厉、有力的、而且有深刻的含意。比如说「前人的眼光在根深蒂固的错误的影嚮下已经定型了」、又比如说「污习」、都很明显地有感染、污染、和病态的意思。在原文里所说的「错误」不只是观念上的错误、也是指脑子的病态。这种病态使人失去判断、理解的能力。前人看不清楚眼前的事物、并不是他们没有知识、实在是因为他们的精神被旧的习惯污染了。只有改面目才能让他们从旧的错误观念中得到解脱。就像「拨开云雾」到「看见青天」从黑暗到明亮的过程一样、「改面目」也暗示一种心灵上的转移、一种带有宗教性质的启发。

上面讨论的是观察的方法、下面我要讨论观察的内容。在所看到的事物方面、玄白和前人的分别是很容易指出的。他们的分别是在视觉的指引上。任何解剖过人体或者动物的人都知道、解剖不是一门直接了当、清楚明瞭的学问。解剖是又脏、又乱、又复杂的。解剖的时候、我们能看到我们看到的東西是因为有老师和书本的指引。换言之、我们看到的東西是别人教给我们看到的。1771年、玄白参与了一次解剖。跟别的解剖一样、这次的解剖也是由专门从事解剖的人来负责。玄白解释当时的过程时说：

「先把人体剖开、然后逐一指出体内的器官：如肺、肝、肾等。医生们只是在傍观看、然后离开。这些医生们只能说「我们真的看见了人体的内在了。」但事实上、他们看到的器官都没有标记、他们只能聆听解剖的人的说明、默默地点头。

这位（负责解剖的）老先生又指出其他的器官、如心、肝、膀胱、胃等。跟着又指着一些其他的内臟说：「这些是什麼、我不知道。但我解剖过的人体里都有这些東西。」跟荷兰的图解对照以后、我们知道这是动脉和静脉的主干和副肾。

这位老先生还说、「以前、我解剖的时候、傍观的医生从来没表示有任何疑惑、也从来不这个那个的问题。」

这种解剖对推动医学发展的贡献自然是极少。解剖的人的解释、也只能再次肯定当时普遍为人们所接受的观点。

刚才我提到玄白说、医生们「看到的器官都没有标记、他们只能聆听解剖的人的说明、默默地点头。」如果没有图解、文字、手势指引我的目光、我们往往不会注意眼前的事物。从正面来说、这些指引让我们辨别各种内臟。我们的视觉经验是间接的、只有通过标记、指引才能注意到四週的事物。从视觉经验的间接性、我想进一步研讨「看」和「看到」或者「看见」的问题。

我们可以用山脇东洋的解剖经验和玄白的解剖经验解释这个问题。刚才我提到古方派的代表者山脇东洋参与了一次解剖。玄白认为东洋虽然发表了他自己的意见、但其实没有任何新的见解。面

对着剖开的人体、東洋的反应是「茫洋として見分給ず」——「是茫然毫無頭緒」。玄白就用「看」和「看到」的分別來解釋東洋的茫無頭緒。山脇東洋不能辨別人體內各種器官、是因為他沒有得到任何指引來告訴他什麼是什麼。相反地、玄白自己却得到西方醫書的指引、所以他（和同伴們）知道什麼是動脈和靜脈的主幹、什麼是副腎。從知道這些器官的名稱開始、玄白繼而認識了這些器官的形狀、並且、更進一步肯定了人體裏有這些器官的存在。

玄白的視覺領域中嶄新的地方不是他看到的事物、因為人體內的器官、歷代的中日醫生都看過了。玄白的視覺領域中新的地方是他怎麼看的、是他觀察事物的新角度。這個新角度可以使人看清楚眼前的事物、可以使人從舊的錯誤觀念中解脫出來、可以使人撥開雲霧看見青天。要了解這個觀察事物的新角度、我們必須先了解18世紀日本文化史上的另一個發展——美術鑑賞的傳變。現在讓我一步一步地解釋新的角度這一點。玄白所以能清楚地看到一連串日本以前的醫生看了可是沒看見的人體構造、是因為他得到文字和圖解的指引。西方醫書上的圖解和標記給玄白指出擺在他眼前的人體裏的各種器官。

這種說法也許會被批評為前後倒置。因為我們總認為文字和圖解是建立在視覺和其他的感覺器官的經驗上。我們畫的是我們看見的。我們總是先看、然後才畫。但是我們的視覺到底有多銳利？讓我用目擊証人提供犯人資料作個比方。當警方詢問犯人的容貌的時候、証人幾乎都會發現自己對犯人的印象其實模糊得很：「犯人的耳垂是大還是小？是双眼皮還是单眼皮？」這些看起來簡單的問題、都不是容易回答得上來的。根據証人提供的初步資料、警方給犯人畫了一張人像。「犯人是這樣的嗎？」証人看了画像以後回答：「比這個老、眼神更狡猾、嘴唇要厚一點兒。」在警方和証人的反復思索、修改之下、一張更神似的画像完成了。本來在証人的腦海裏已經變得模糊的印象又清楚玲瓏起來了。証人也因此對犯人的容貌有了更清楚、準確的認識。

玄白在1771年參與解剖的時候、就是拿着圖解和人體本身互相參照、對比。湊巧的是除了玄白帶了Kulmus的『Anatomische Tabellen』解剖書以外、另一位被邀請參與那次解剖的醫生、前野良澤、也帶了這本書。玄白說：

「人體結構和書上的圖解竟然完全吻合。這真使我們大吃一驚。」

要了解人體的構造、必須要實地觀察人體和參照人體圖解雙管齊下。玄白看了圖解以後、才能對人體的結構有了新的認識。同時在仔細地觀察人體的構造以後、才体会到荷蘭人體圖解的精密準確。西方的人體圖解不但讓玄白看到了前人看不到的人體構造、並且帶給他一種和前人截然不同的觀察眼光、一種更精密準確、更能觀察入微的眼光。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玄白看了Lorenz Heister的外科書以後的感想。這是他看的第一本西方醫學書籍。他說：

「不用說我是連一個字也看不懂。但是書中的圖解跟中日醫書的圖解完全不同。只是這些圖解的精密詳細程度就能使我茅塞頓開了」

我們可以把他的感想和他第一次看Kulmus的圖解後的反應放在一起來看。參與解剖的時候、玄白和他的同仁都「對這些圖解抱着懷疑的態度、因為這些圖解和中國醫書裏的太不一樣了。」這些圖解所以能刺激玄白、並不是因為它們的正確性、或者圖解內容的新奇性。所以能刺激玄白的是圖解的風格、是它們的「精密和詳細的画法」。玄白強調的「改面目」就是有感於這種新的繪畫風格、画法而發的。他所謂「撥開雲霧見青天」就表現了自己茅塞頓開的感受。一方面、圖

解的内容使玄白大開眼界、另一方面、図解精細的風格更帶給玄白一個觀察事物的新角度。

* * *

西方的人体図解雖然給玄白有茅塞頓開的感受、但只是這些図解本身並不一定能使人有茅塞頓開的感受的。図画雖然能帶給人們對事物的新觀感、但人們要先對図画有了新的觀賞角度才能對画中事物有新的觀感。西方的人体図解對玄白和他的同仁的影響重大、使我們不得不探討這些図解是怎麼画成的這個問題。我們怎麼樣去理解玄白對這種完全陌生的繪画風格的強烈而熱忱的反應呢？

要理解玄白的反應、我們要先從當時的美学入手。與玄白同時、佐竹曙山(1748-85)和司馬江漢(1738-1818)是西洋画派的兩個代表。曙山的『画法綱領』是被公認為日本最早的図解画法理論。而司馬江漢更是當時提倡西洋画的先驅、同時也是日本第一個掌握銅板画技術的画家。他們二人都是小田野直武(1749-1780)的學生。直武就是為『解体新書』作西洋式的図解的画家。

在他們的文章裏、曙山和江漢都明白地指出他們發現西洋画比中国和日本画優越是因為它的兩大優點。一是図解画法的原則之一——「相像」、画出来的画要像被画的物体。二是図解画法的另一原則——「用」。在這兩項原則之中、后者、「用」、尤其重要。對曙山和江漢來說、實用是繪画的最終目的。一幅画的真實性、和相像的價值是在於能不能讓這幅画成為有用的東西。重視實用往往是基於實際環境的需要而產生的。曙山和江漢對實用的重視正反映了當時的經濟拮据和社会矛盾。玄白、曙山、江漢都是在田沼時代接觸到西方画派的。田沼時代是日本歷史上的一個上層社会極事声色犬馬之樂、而下層社会却因為災荒、病疫而過著民不聊生的日子的時代。尽管上層社会債務累累、尽管官方的禁止、作為貴族門下客的武士們對声色之事仍然趨之若鶩、毫無節制。

曙山和江漢是在這樣的環境裏提倡藝術要有「實用」價值、藝術要成為「国家的工具」、(国用の具)要能為国家出力。這種呼籲尖銳地刻劃出社会所面臨的墮落危機。提倡「實用」是呼籲改革、呼籲人們採取主動去挽救當時的社会。曙山和江漢都認為図画是老百姓最直接、最佳的溝通工具。因為図画可以表達文字不能表達的、而且不像文字、図画是連「孩童和愚蠢的人」都看得懂的。西洋画法既然有能力使画出来的東西、跟物体本身完全相仿、也就表示図画有能力製造很多前所未有的機會來教育老百姓。

除了為了救国救民以外、曙山和江漢提倡「實用」也反映了他們對當時的藝術、文化的不滿。其中一項不滿的原因是當時繪画的用途。曙山提倡的應用價值、解說價值正和當時流行的、把画画和賞画作為一種消遣的習慣成為強烈的對比。曙山批評當時的人把山水画在自己家的房門上以便在家休息的時候欣賞、要不然就是把画掛出來娛樂來賓。曙山批評他們把画當作玩物、使画淪為完全没有實用價值的東西。這儿所謂的實用價值是和上層社会的美学相對的。曙山的極端實用主義可以說是對當時那種盲目追求享樂和注重感性的潮流的反擊。

上層社会的美学是以中国山水画的精神為宗旨。司馬江漢指出中国的美術焦點是在筆意和技巧、是在於表達画家與自然融合為一以后的感性。因此、富士山在傳統的山水画裏有時候跟別的山沒什麼兩樣。個別的外貌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神韻、是画家怎樣透過他的筆意把無形的內蘊表達出來。

從改革社会的眼光來看、上層社会追求的美学和对感性的推崇簡直是頹廢、任性和放縱。對推崇

筆意寛容の批評は説它毫無用途、对于解救社会的危機更是毫無貢獻。嚴厲の批評是：這種推崇主觀體驗的思想本身就是造成社会危機的一個根本因素、因為這種思想蒙蔽了人們觀察現實存在的問題的眼光、使人不可能看清楚現實存在的種種問題。

玄白提倡的西方解剖学之所以帶有宗教性的啓發、帶有說教的意味——就是我剛才說的撥開雲霧見青天和從以往的汚習中解脱出来——他之所以帶有說教意味也反映玄白对當時社会的道德淪亡的警覺。玄白、曙山、江漢都在西洋画派裏找到了和田沼時代的頹廢、任性放縱画派相反的途徑。為了推倒以傳神為本的中国山水派傳統、曙山和江漢提倡一個新的藝術標準、一個以形似為本的藝術標準。

現在讓我總結一下。歷史学家一直都把『解体新書』和18世紀在日本興起的注重觀察的態度相提並論。可是他們並沒有充分地研究「觀察」這兩字的意義、沒有充分地研究「看」和「看見」的分別。為了解玄白的視覺革新、我認為我們一方面應該探討繪画怎麼影響我們对事物的看法、另一方面應該探討社会背景怎麼影響我們对繪画的看法。

—— 概要 ——

杉田玄白の『解体新書』(1774)にかんする研究は多くあるが、本論文はそのあまり注目されていない一側面——日本医学の近代化と視覚經驗の關係——を検討するものである。

『解体新書』の序、およびその他の著作の中で、玄白は読者に再三「面目を改める」ように呼びかける。玄白にとって「面目を改める」ことは過去の誤った医学を去り、新しい「真の医学」に到達するための必須条件であり、またその必然的結果でもあった。

なお、従来の研究者はこの「真の医学」の本質を解剖学に求めてきた。面目を一新した医者たちは解剖学に基づいて身体を觀察する、解剖学的身体観こそ玄白が提唱する医学革新の中核である、と解釈してきた。この解釈はむしろ間違っていないが、ある重要な問題を見落としている。それは、解剖学的に身体を見る時の「見方」の謎である。

実は、玄白以前にも解剖が行われていた。中国の『漢書』にすでに解体の記載があり、また宋代に実施された解体に基づく内景図は広く流布された。日本でも『解体新書』が出版される十五年前から山脇東洋、岡田養仙、藤本良泉などが腑分けを数回おこなっていた。しかし、玄白にいわせると、こうしたところみはついに身体の真相を解明するところまで至らなかった。

「先輩これ(身体の構造)を發明せんと欲し、間々解剖して視る者あり。然れども旧染に痼するの際、その蔵骨の旧説と左う者を見れば、則ち徒らに以て狐疑す...卒に臚分すること能わず、以て滅裂にきす...世に豪傑の士ありと雖も、汚習、耳目を惑わしていまだ雲霧を披きて青天を見る能わざるなり。」

山脇東洋らは体内の現実を目の前にしながらも、旧来の誤った説に惑わされ、結局ただ「茫洋として」なにも見分けられなかった。彼らの失敗が示唆するように、死体を切り開いてなかを覗けば、ただちに「真の医学」に開眼するわけではない。見れば見えるとは限らない。正確な解剖学的觀察のためには、やはり「面目を改める」のが不可欠である。

この「面目を改める」とは具体的にどういう変革を指したのか。どうやって見れば身体の真

相が見えるのか。「見る」とはいったいなにか。これが杉田玄白が提唱した医学革新に潜む根本的な謎である。

この謎を解くために三つの問題を熟思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1. 視覚経験と絵図との相関関係

解剖図は体内の観察に基づく。目で見たものを絵に描くのである。しかし一方その観察自体も、同時に、解剖図に支援、方向づけられるものでもある。絵を描き、絵を見ることによって逆に描かれた現実がより鮮明に見えてくることもある。先輩たちが見えなかったものを玄白が詳細に観察できたのは、Kulmus の『Anatomische Tabellen』と照らし合わせながら解剖にのぞんだからである。西洋の解剖図をとおして眺めることによって、はじめて複雑に錯綜している体内の諸器官を見分けら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のである。

2. 視覚のスタイル

しかし玄白が西洋の解剖図に学んだのは、体内構造のもろもろの情報だけではなかった。「雲霧を披きて青天を見る」体験は、より一般的な、より根本的な発見を指した。玄白の医学革新の真髄は、ある「見方」の発見であった。玄白が西洋の解剖図と出会った時、かれをなによりも感動させたのはその医学的内容ではなく（これを最初はむしろ疑った）、その緻密な、写実的な表象の技法であった。銅版の解剖図に現れる「写真」的画法を見て、新しい視覚スタイルに開眼したのである。

3. 絵図鑑賞の歴史的背景

身体の新しい描き方を見て身体の見方が変わったのである。そこでもう一つのパズルが出現する。それは、その描き方自体にたいする見方のパズルである。玄白はどういう目で西洋画法を鑑賞したのか。これを明らかにするために、洋画の先駆者、司馬江漢と佐竹曙山の画論を参考にするとともに、その画論の背景にある当時の社会経済的危機に注目するのも重要である。「筆意」を主とする国に「無益」な文人画の伝統にたいして、現実をそのまま写す西洋の画法は、実用的な「国用の具」として歓迎されたのである。杉田玄白が活躍した田沼時代における描き方の問題は、単に絵図の問題だけではなく、政治・経済・道德の問題でもあった。